

《美丽的谎言》

这个美丽的谎言值得我终生回味和珍藏，它如一盏明灯，教我如何善待别人，指引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！

《永远的牵挂》

我不禁潸然泪下，在我离家的日子里，究竟有没有惦念过母亲，牵挂过家人？蒙眬的泪眼中，去世多年的母亲慈祥地对我微笑着。我终于明白了：儿子是她一生的牵挂！

《只爱陌生人》

当你走在街头，看着身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你能用一种善意的、温暖的目光看他们，并觉得他们中间并不个个都是大尾巴狼吗？朋友越来越少，陌生人越来越多，这不怪谁，只怪我们都用自己的盔甲把别人排斥在千里之外。

朋友是要爱的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分一点爱和信任给陌生人呢？因为，也许他跟你一样，都是善良的人。

《拍拍我的脸》

我不知道他的母亲会不会看到电视中的报道，更不敢确定她看到电视中的镜头后能否真的放心，但我相信，拥有这样的笑容的人，一定会成为生活的幸运儿。因为，爱能使人幸福，能使人坚强，能让人化解生活中的所有苦难。

Gan En
Sheng Huo
感恩生活

策 划：北京读者天地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责任编辑：贾海燕 余 琰

封面设计：NYY 门乃婷装帧设计
Tel: 010-64822426

上架建议：青春文学·励志

ISBN 978-7-5468-0034-9



9 787546 800349 >

定价：22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感恩生活 / 《读者·原创版》杂志社编. —兰州: 敦煌
文艺出版社, 2009.7
(读者原创版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5468-0034-9

I. 感… II. 读… III. 文摘—中国 IV. 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4243号

感恩生活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杂志社 编

策 划: 北京读者天地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贾海燕 余 瑛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(730030)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
电 话: 0931-8773276(编辑部)

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E-mail: 投稿信箱 tougao@dhlapub.com

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印 刷: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毫米×1020毫米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90千

版 次: 2009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~10 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68-0034-9

定 价: 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感谢创造者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

5年，1800多个日夜，1000多位作者，2000余篇文字，近3000万册杂志……一串数字，让此刻的我们不禁有了不少的感激、感动、欣慰，也多了一分压力。一幅幅很久都无暇想起的画面，伴随着种种思绪或者情感不断浮现：在机器轰鸣的印刷厂里静静守候第一本杂志的诞生；面对码放在办公室和家中小桌子下面、每天一捆捆各色纸张的稿件和来信，心里充满踏实和感动；面对杂志出版后的反馈以及一个个专访人物名字，无比充实和快乐；从打一桌麻将还不够数到可以组建一支混合足球队，我们的队伍不断成长壮大。这一切，有我们的身影，也有你、你们的身影。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，一本小小的16开杂志，从发轫到发展，浓缩了我们太多的共同心声和情感。

感谢作者对我们的信赖！虽然与很多人从未谋面，但通过电话、邮件、网络的交流，我们已是故交。时常觉得，编者有福——与思想者交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文字，还有看世界的角度和对待生活的态度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
感谢读者，感谢您这一路的陪伴，感谢您用“银子”来表达对我们的支持，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了这本杂志的成长。是的，成长。今天，或许会有人说，它和最初不一样了。是的，就像一个孩子在一天天

- 31 · 乡音 / 100
- 32 · 有些声音是看不见的 / 103
- 33 · 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/ 106
- 34 · 柔软半小时 / 109
- 35 · 那个明亮的天空 / 111
- 36 · 未能面谢 / 115

热爱的心，是日不落国

- 37 · 你在，世界就在 / 118
- 38 · 热爱的心，是日不落国 / 120
- 39 · 那些鲜活在岁月中的脸孔 / 126
- 40 · 最温暖的陪伴 / 129
- 41 · 种植太阳的村落 / 134
- 42 · 我也是偶然当了你爸 / 140
- 43 · 幸福是先从家里开始的 / 146
- 44 · 16岁的盛宴 / 151
- 45 · 那是思念 / 154
- 46 · 那个凌晨的珍贵温度 / 156
- 47 · 黄昏，我曾经走丢 / 158



- 48 · 有心的生命 / 161
- 49 · 记忆的蒲公英 / 163
- 50 · 美丽中国，野性中国 / 165

我该拿什么偿还

- 51 · 优雅的手 / 174
- 52 · 纸币蚕香 / 177
- 53 · 如此老师 如此考试 / 179
- 54 · 有些泪，有人流 / 184
- 55 · 中年 / 188
- 56 · 你一定要坐公共汽车 / 190
- 57 · 你看你看老师的脸 / 195
- 58 · 一台冰箱引发的思考 / 198
- 59 · 希望 / 200
- 60 · 我该拿什么偿还 / 203
- 61 · 那条我不曾报答的狗 / 208
- 62 · 我是她教育学派的最佳范本 / 212



CONTENTS
【目录】

美丽的谎言

◎ 黄邦寨

轰隆一声巨响，“塌方了！”王叔喊了一声，我骇然失色，惊叫起来。矿石纷落，矿井里的灯霎时尽熄……

这是23年前的一个镜头。那年我才19岁，父亲病重要一大笔钱，可我家徒四壁，我只得辍学去邻县煤矿背煤。王叔和我是一个乡的，在老家时不认识，在矿上干活时才认识的。就在进矿满5个月的那天中午，我到距地面二百九十多米的矿井下喊王叔吃饭，刚来到正在挖煤的王叔跟前，没容我吐出一个字，就发生了塌方。

我当时完全吓疯了，嘴里啊啊乱叫。王叔把我拉到他身旁，给我说宽心话：“小黄，莫怕！我年轻时当过兵，啥场面都见识过，有我在，莫怕！”说着，王叔拧亮一盏矿灯，四下里瞅，发现我俩被矿石堵死在旮旯里了。他拿过铁镐在地上刨了个坑，我问他这是干啥。他说：“我们现在没吃的，再不能没水呀。把地上的脏水聚起来，活命就靠它哩。”

什么？靠脏水活命？这就是说我们已死定了！想到自己都19了，还连个对象都没有（那时候农村人结婚早），而且由于穷，一顿饱饭都吃不上……活着有啥意思呢？我上牙一咬下唇，向井壁一头撞去。哪料，王叔一把抱住了我。我一掌把他推开，又被他扑上来抱定，还啪地扇了我一巴掌，呵斥道：“孬种！”我还要挣扎，又听他大声说：“你不是天天抱怨没媳妇，没享过福吗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就把我女儿豆花许给你！”认识王叔几个月了，我知道他是个言必行、行必果的人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不再挣扎了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，王叔当时对我说：“我女儿





豆花18岁了，可俊呢，我们村那一拨儿后生都打她的小九九哩。”一听他这话，我仿佛看见一个俏丽的村姑羞红着脸向我招手……

王叔见我痴痴地望着他，就说：“信不过？我发誓，我把女儿豆花许给小黄，老天作证！”说完，拍我一把，“你也得发誓，发誓咱俩一定要活着走出去！谁也不得灰心丧气！”我就发了誓。那个生死瞬间，是王叔点亮了我生命的一盏灯，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。

在以后的几天里，王叔教我如何挖洞自救——当然他也挖，但一想到他已是我的“岳父大人”了，我就抢着多挖多干，让他多歇歇，都五十七八的人了嘛。可他却倔强地说：“咱俩轮换着挖。一个人得挖到什么时候去？”

挖了四天四夜，两人粒米未进，只有坑里的脏水还没喝完，我和王叔都躺在地上动不了了。我艰难地一点点爬到王叔身边，绝望地呻吟……王叔衰弱地说：“别忘了，咱们发……发过誓的，一定要……要活着出去！我的俊……俊女儿还等着你……你哩！”听了这话，我哭得更伤心了……绝望中，耳边仿佛有一个姑娘在说：“莫灰心，莫灰心，我等你！”我就又强撑着，一点一点爬进洞继续挖……

五天过去了，六天过去了，我和王叔都不能动弹了……我已感到死神带着腐臭气息向我和王叔逼来。模糊中，我又看到了一张俏脸在向我笑……我不死！我要活……

直到第七天，昏迷不醒的我俩终于被营救人员抬出了矿井。

王叔终因年老体弱，没能抢救过来。我在医院里待了两天，就可以走路了。回到矿上，听说王叔从老家来矿上处理后事的女儿就住在招待所，我就含着泪，急忙向招待所走去。

临敲门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，王叔生前把豆花许给我了，可她本人并不知道呀！怎样才能向她讲得清楚呢？鼓起勇气敲响了门。门一开，一个三十八九岁的黑瘦庄稼汉招呼我进去，我想他可能是豆花的叔叔吧。进了门，黑瘦汉子拘谨地说：“我是王道林（王叔的名字）的女婿刘体发。”又一指床上，床沿上坐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佝偻妇女，“她是王道林的女儿王豆花，我婆娘。”什么？我瞪圆两眼望着那个佝偻妇女：“你……你就是豆……豆花？”佝偻女人呆滞地点点头，咧咧嘴，露出满



那一夜的星空

◎ 孙永传

年少的时候，家里遭遇了一次变故，一向强悍有力的母亲突染重病，情势危急。家里靠几亩薄田积攒下来的存款如杯水车薪，平日慵懒无度的父亲开始见缝插针一样在村里寻找各种零碎活计，挣些零钱以贴家用，但在医院开出一张一张的催款单面前还是无济于事。父亲开始四处举债，亲戚邻里间走了一遭又一遭，磨破了嘴皮子，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声叹息。记得每当看到借钱回来的父亲粗着脖子，脸色酱紫，疲惫的目光落在地上像打了一层厚厚的霜，我就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无助和哀伤。那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对世事艰辛、人情冷暖的初次体验。这种体验在我心里固执地扭曲起来，我以为我母亲的不幸是天底下最大的不幸，我像刺猬一样蜷缩起来，把一团冷漠敌对的情绪厚厚地裹在外面。

有一天傍晚放学回来，父亲把一沓簇新的钞票交到我手里，让我吃过晚饭赶到15里外的镇上把钱交给母亲所在的那家医院。这笔医药费已是一拖再拖，好不容易凑齐，今天是最后期限。父亲叮嘱了我几句话就一脚跨出门去，他要连夜去给一家砌新房的人家夯实地基。

我胡乱扒了几口晚饭就兴冲冲地往镇上赶。没走几步远，天就黑了，草高路窄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

幸好父亲叫我带了手电筒，路上走起来也并无大碍，我就一路走一路甩着膀子看星星，晴朗的夏夜是星星最灿烂的时候。

走到一处田埂垄沟的尽头，开始进入一小片茂密的林子，我隐约听见一个年轻女人断断续续的呼号声。渐渐地，这声音越来越近，也听得越来越真切，似乎是在叫着谁的名字，并且分明听得出那沉重的绝望在这一



步。“我能走路了！”听到我的喊声，父母从厨房里冲出来，看到我，他们泪水哗哗地往下淌。

那天的午饭，父亲买了五毛钱的豆腐，一家人改善生活——为了给我治腿，我们家已经算做赤贫了。下午，父亲没有下地，挎着炒好的一篮子花生进了城。在我出院后的每个星期，父亲都要去这么一趟，先到工人文化宫前卖掉熟花生，再到医院里去拿我一周用的药品。

那晚天黑了很长时间，父亲才顶着一头冰霜回来，进门就到我床前，满脸挂着笑。他变戏法似的从篮子里摸出一双鞋——皮鞋，又从被窝里掏出我的小脚丫，给我穿上，然后心满意足地欣赏着。“我儿子能穿皮鞋了！”他对母亲说。

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说那句话时的样子。父亲的话给了我巨大的动力。几年后，我上学了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我的成绩一路扶摇直上，到高一那年，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都提前喊我大学生了。

腊月二十七是我们镇上的大集。我穿着拖鞋，把自己唯一的一双白运动鞋洗了，准备过年。父亲杀了家里的一只羊，到集上卖肉换年货。下午的时候，他买了一双皮鞋——实际上是人造革的，喜滋滋地进了门。人家要20块，父亲还价10块，最后14块钱成交。他一高兴，拿成了两只一样的。父亲不肯吃饭，执意要骑着自行车去换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外面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，饭已经凉了。

那是我穿过的第二双皮鞋。看着头发、眉毛上挂着雪花的父亲，我在心里发誓：将来挣了钱，一定给父亲买一双真正的皮鞋。

六十多岁的父亲瞒着我到滕州城里收破烂，人家当破烂扔的一双皮鞋，父亲拾回来，准备回家擦洗一下，穿在脚上过年。晚上，一家人围在火炉边烤火，父亲宝贝似的捧着鞋擦洗。那年我上高三，印象里那是他穿过的第一双皮鞋。可父亲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走南闯北，到大上海时脚上穿过皮鞋的。看我不信，他有些生气，说：“等你小子将来出息了，就给我买双皮鞋，要最好的！”

我不知道父亲年轻时穿没穿过皮鞋，只是知道，爷爷去世得早，父亲跟着奶奶到处逃荒要饭，再后来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，挣钱养活年幼的叔和姑，并给他们成了家，自己到三十多岁才找到我的母亲。儿子还没长



只爱陌生人

◎ 叶 阳

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毕业，什么都不懂，却要一个人提着两个大行李箱南下杭州，这让我的母亲几天都没有睡好觉。母亲一直认为我的自理能力差，以前读大学选在家附近，也有能照顾得到的意思。可实际上，我住校独立生活好多年了，只是因为生在小镇上，平时又显得木讷，母亲才那么不放心。

拥挤，混乱，闷热，一夜的火车后我到了杭州。时间正是下午三点，我手提两个箱子，背着个大包，站在站前广场上，看着这个城市在烈日下搏动着，一瞬间有了些恍惚。打听了一下，要去的公司其实离杭州城区有十几公里，要坐大巴才能到。我掂量着手中沉沉的两个大箱子，心中暗暗叫苦，早知如此，就应该把箱子托运，或者少带点东西。

拖着行李箱，穿过站前广场，我朝公交车站走去。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要坐的车。想到母亲教导的，鼻子底下就是路，我开口问了经过我面前的一对小女生，她们看起来似乎是附近某个学校的学生。女孩子很热情，站在大太阳底下听我讲自己的需要。商量了一会，其中一个对我说，我们带你过去吧，那趟车不是在这里坐，比较远。她们带着我又原路折回去，并一直送到车跟前。我很真挚地对她们说谢谢，同时掏钱准备上车，却发现自己的钱包居然不见了。那里边没有多少钱，身份证、银行卡都在自己随身的包里，损失不大。只是这些钱都是准备的路费，现在我身上都没有一点现钞了，而车又快开了。正准备离开的女孩子看见我左右摸索，关切地问是不是丢钱包了。我点了点头。这两个善良的女孩子立刻比我还着急起来，忙问丢了多少钱。当知道损失不大，只是缺坐车的钱的时候，她们



女主人的逻辑是质朴的，推敲一下似乎还有问题。那天她收留了我们几个站在冷风中的年轻人，她就确信她的宝贝女儿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。这中间不需要太多的逻辑桥，只需要大家击鼓传花一样，把这种及手的帮助传递出去。女主人的确信，其实是对陌生人的信任，也是对人的信任。

女主人的话让我明白，陌生人就是这样被联系起来的。虽然确实有大尾巴狼，可是抗拒陌生人实在是种愚蠢的做法。也许你会说你有的朋友，困难的时候靠朋友就行了，但是你的朋友总不会多过陌生人，何况也会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朋友，可是陌生人时时都在。

可惜的是，现在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，不知道从哪一天，从哪个人开始，击鼓传花的游戏被中断，可受惩罚的却变成了整个社会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。人们只好紧紧地裹着自己的盔甲，活得越来越不自在。

当你走在街头，看着身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你能用一种善意的、温暖的目光看他们，并觉得他们中间并不个个都是大尾巴狼吗？朋友越来越少，陌生人越来越多，这不怪谁，只怪我们都用自己的盔甲把别人排斥在千里之外。

朋友是要爱的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分一点爱和信任给陌生人呢？因为，也许他跟你一样，都是善良的人。

是谁温暖了我们的初恋

◎ 安 宁

年少时的我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，不仅在学习上与班里其他的女孩子比拼，在衣饰和情书上，更是不肯向她们服输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在暗地里较量的，一旦被某个爱嫉妒的人上告了老师，这样的虚荣转瞬间就会灰飞烟灭，只留下尴尬和羞耻给自己。我与文康的初恋，便是在这样的小心和甜蜜里，越过几何老太的耳目，悄悄生长起来。

那时候已经快要读高三，文康和我，皆是几何老太最得意的学生。记不清这段被温柔环绕的爱恋具体是怎样开始的了，好像是与几何老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们常常在放学后被她留下来加加小灶，或是在她的小房子里帮她批改一下试卷。如果改得快，她会将我们“强行”按在饭桌前，做饭给我们吃。她与丈夫早早地就离了婚，儿女皆已成家，就她一个人住。有时候我们猜想她是寂寞，想念自己的儿女，所以才对我和文康如此地偏爱吧？我们都还是十六七岁的小孩子，对她的这份关爱，并不怎么领情，相反，在她转身的时候，还会狡黠地挤挤眼睛，笑她矮胖臃肿的身材。也就是这样无声的交流，让我们渐渐忘了对视的初衷，只看清了彼此眼睛里的依恋和柔情。我和文康，就这样在被称为“爱情毒药”的几何老太的眼皮底下，悄悄喜欢上了彼此。

初恋的甜蜜足以让人忽略一切的阻力和危险。几何老太在讲台上义正词严地重申一旦发现恋爱者，即刻一刀斩断的时候，我和文康还在传递着温情脉脉的小纸条。她絮絮叨叨地给我们两个介绍改卷的规则时，我们手里握着的红色圆珠笔，早已换成了彼此发烫的手指。就连她在别的老师面前夸我和文康的聪明颖悟时，我们也没有忘了给对方一个温情的微笑。这





样的爱恋当然逃不过周围同学的眼睛。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爱情，他们除了羡慕，竟没有一丝嫉妒。这未免让我和文康觉得得意。我们偶尔也会因为争论究竟谁先爱上了谁，而不大不小地吵上一架。那时的我们，都脱不了骄傲和虚荣，也会因为彼此排名的先后，而在说完甜言蜜语之后，附着给对方一句淡淡的挖苦。有一次几何老太批评我落后文康的分数太多时，看着他略带张扬的笑，我张口便给他一句：回去后把我写给你的纸条都还给我！

这样一句在我们之间常会有的任性的气话，让几何老太窥去了我们的秘密。几何老太一定是十二分的惊讶和气愤吧，她一向作为榜样在班里极力表扬的学生，怎么竟会谈起恋爱来了？而且，竟然到了当着她的面闹小别扭的地步！几何老太几乎有两个星期没有理我和文康，她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。她看上去有些慌张，上课的时候看到我和文康高高举起的手，常常会走神，好大一会儿才能静下心来，故意跳过我们点下一个学生的名字。我很是为那一次的冲动而后悔，写纸条给文康道歉。他并没有怨言，只是忧心忡忡地问我，我们的爱情会不会死在几何老太的手里呢？我们怎么办才能免吃她的“毒药”呢？我想了许久，终于不太确定地回复说，我们不下滑的成绩，或许会顶住她的各种狠招吧。

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过了十几天后，几何老太终于以“体察民情”的借口，将我和文康叫到了她的小屋。三个人尴尬地坐了一会儿，几何老太才清清嗓子开了口，这段时间你们两个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，如果有，除了找我解决，彼此之间也得互相帮助一下。你们是最得意的学生，我希望看到一年后的你们，都能给我添光彩，考个状元出来，这样我带你们这三年，也算是功德圆满了……

没想到是这样的开场白，而且接下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她给我们做她最拿手的红烧鲤鱼。三个人像往常一样，聊着班里学生的学习情况，伴着楼道里小孩子的嬉笑打闹声，还有隔壁总也停不下来的钢琴声，各怀心思地吃了一顿素常的晚饭。只是我和文康的手，自始至终，都没敢碰到一块儿去。而几何老太，也一反往日的急躁，一边笑看着我们，一边很慢很慢地将手里的一碗米饭吃完。那一顿饭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有点冗长，有点冷清，但似乎也有一丝丝我们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温暖和慈

爱。至少，几何老太眼睛里的东西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冷漠。

此后更是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几何老太似乎把我们的地下爱情给忘记了，一如既往地我和文康视为她门下最得意的弟子。而我和文康的爱情，在这一场虚惊之后，竟像一条越过了沟壑与灌木的小溪，开始在平坦的河滩上闲庭信步，徐徐前行。但在见了几何老太时，还是会有隐隐的歉疚在心里，继而觉得只有将她那“功德圆满”的梦想实现了，才不枉她放我们一马的宽容。

就是怀了这样的目的，我和文康憋足了劲儿，终于在高考的时候，以文康全市第一名，我第三名的好成绩，将欠下几何老太的这笔心债还清。去看成绩的那天，遇到同班的一个同学。他说，知道吗？几何老太退休回家去了，我们成了她的最后一届弟子。我和文康相视一笑，异口同声地说出一句：原来是这样。

一直到大学毕业前，我和文康还认定，几何老太之所以放过我们，原本是为了在工作的最后一年，给自己留一个完美的记忆。假若因了惩罚我和文康，而在心里留下一块抹不去的伤痕，她结束自己的教书生涯时，也会觉得遗憾吧？

终于有一天，我和文康手牵着手在小城的马路上溜达时，跟几何老太碰到了一起。我和文康下意识地松开了手，没想到还是被眼尖的几何老太瞥见了。她像以前那样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完了才道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会在一起的。我的脸微微有些红。我说，老师，当年我们让您伤透了心吧？几何老太依然是带着笑，只是这次的笑里，有无限的温情和怀念：不是伤透了心，而是伤透了脑筋呢。我把你们当成我最优秀的孩子看，希望你们都能有出息，所以你们两个的爱情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该斩断，还是该留下根让它健康地成长。幸亏我忍住了，因为两个最好的孩子在一起，做师长的除了担心，还是高兴更多一点哦。我真的没有猜错你们，果然是我教过的可以把握自己未来的最优秀的学生……

原来是这样。那份躲躲藏藏的初恋，能够顺畅地走下来，原本是有这样一颗心，在偷偷为我们温暖地牵挂着。





拍拍我的脸

◎ 方冠晴

正月初六，市郊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客车与一辆急驰而来的货车迎面相撞。客车被撞得严重变形，翻进路边的田沟里。28名乘客中，2人当场死亡，其余26人不同程度受伤。

这辆客车是由市长途汽车站发出的开往深圳的长途车，车内乘坐的，都是刚刚在家过完春节，打算去深圳打工的农民工。想不到车子刚刚离开市区，就发生了这样的惨祸。

120急救车很快赶到，在现场对受伤的乘客进行救助。市电视台的记者也得到消息，扛着摄像机赶到了现场。

现场惨不忍睹。客车躺在田沟里，地面上到处是车窗玻璃的碎片。因为车翻进了田沟，乘客们爬出来时，身上都沾满了污泥，一个个狼狈不堪，许多人的身上都有血迹。他们的脸上，无一例外地流露出痛苦、愤懑乃至绝望的表情。

记者理解他们的心情。这些农民工，是怀揣着希望外出打工的，哪知道刚刚走出家门，就遭遇了这样的不测。身体的伤痛，让他们痛苦；出师不利的阴霾，让他们绝望。记者在拍摄事故现场的同时，还拍下了每个乘客脸上的表情，他要用这样的镜头来提醒司机们要珍视别人和自己的生命。

他就这样一路拍过去，很快来到了120急救车旁。几个医护人员正在将一名受伤的乘客往担架上抬。

这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咧着嘴皱着眉，扭曲的表情显示出他身体的痛苦。记者看到，他的裤腿上鲜血淋漓，左腿的小腿耷拉着，显然已

经断了。记者立即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小伙子的伤腿。

就在这时，小伙子发现了记者，发现了记者肩上的摄像机，他立即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了起来。医护人员想上前制止他，却被他挥手挡开了。他用一只右脚站在地上，颤颤巍巍的，但他不要任何人扶他，而是迅速地抬起袖子抹了一把脸，揩净了沾在脸上的泥，并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，然后面对着镜头，露出了开心的微笑。

小伙子一整套古怪的动作和表情，让记者惊呆了。断了一条腿，是何等的痛苦，突然发现了摄像机镜头，他居然忘记了痛苦，注重起自己的仪表来，又是揩脸，又是梳理头发，又是摆出笑容。是他的脑子在车祸中受了伤出了毛病，还是他难得上一回电视才一反常态？记者只将镜头对着小伙子的脸扫了一下，然后，一点点地向下，拍摄起小伙子的伤腿来。小伙子立即拉过身边的一只行李包，挡在自己受伤的左腿前。

“拍拍我的脸吧，拍拍我的脸。”他低声下气地请求。

记者惊愕地抬起镜头，镜头里的小伙子立即又露出了满脸的笑容。他笑得那么开心，似乎忘记了刚刚经历的生死之劫，忘记了自己的伤，反而庆幸自己成了能在电视上露脸的明星似的。

所有人都被他弄得稀里糊涂，只有他，还对着镜头笑着，笑着……终于，他站立不住，倒了下去。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将他往担架上抬，他却面对着镜头的方向，冲记者叫了起来：“求求你，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别播我倒下的镜头，别播我受伤的腿，就播我的脸吧。我妈妈知道我是坐这趟车去深圳的，她要是知道这趟车出了事还不急死！如果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这么轻松地笑，就知道我还活着，我没受伤。我不想让她担心……”

这是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当记者的朋友给我讲的故事，他就是那位摄像记者。讲完这个故事，他很动容，说：“直到听了小伙子的话，我才明白他的动机，那时候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伙子，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安慰，什么是善意的欺骗。我当时甚至鄙视起自己来，鄙视自己心里对他曾有的猜度。后来，我主动掏出手机，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我想这样报平安会更直接些。他却说，他家里没安电话，他家在山区。他说，他妈妈没有别的途径能知道车祸的消息，如果知道，只可能从电视里看到。如果我们只播出他那轻松的





笑容，他妈妈就会相信他是这起车祸中的幸运者，毫发无伤。”

后来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市电视台对这起车祸的报道。屏幕上，在众多痛苦的表情中，有一张笑脸那么醒目。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农民工的脸，但因了他的笑，使他的表情那么生动、亲切、爱意融融。看到这样的笑容，你真的会相信，他是这起车祸的局外人，或者，是车祸中唯一的幸运儿。

我不知道他的母亲会不会看到电视中的报道，更不敢确定她看到电视中的镜头后能否真的放心，但我相信，拥有这样的笑容的人，一定会成为生活的幸运儿。因为，爱能使人幸福，能使人坚强，能让人化解生活中的所有苦难。

